

## 再见父亲

李淑芳

那年,单位里要办个税史馆,需要查证些旧事。几经周折寻来些史料,案头摊开的古卷文书,竖排繁体字本就难辨,全书又无标点,着实费神。无奈,我只能找父亲帮忙。

父亲退休前是初中语文老师,爱文字,对历史地理、本地风土人情颇有见地。

听闻我求助,父亲便与我并坐在那张老式书桌旁。翻开清乾隆乙酉年(1765)版《绛县志》。字迹像墨色的蚊群,字间留白极窄,蝇头小楷挤着,稍不留意视线就滑错了行。父亲枯瘦的手指抚过字行,声音舒缓,语调抑扬顿挫,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读,像极了旧时学堂里教顽童的老先生。

才读了三页,困乏便从我的眼眶爬到后颈,我频频按揉酸涩的太阳穴。起身时,望见父亲后背像张绷紧的弓,职业病让他右肩低,左肩高,身体压出一道倾斜的弧。父亲却是极认真专注。从目录凡例到国考星野,从沿革地表至山川胜景,从风俗物产至城池坊里,他在满纸墨香中,努力与古老的文字对话。

那些灯下共读的夜晚,后来成了记忆里反复摩挲的褶皱。父亲走后,我常会对着摊开的史料发怔,直到某个午后,郭老师的声音将我从回忆里轻轻拽回。

“一看到你,不知咋就想起你父亲了。”郭老师扶着书桌,佝偻的身体像生锈的门轴,缓慢艰难地挺直,坐下的瞬间又弯成那道熟悉又揪心的弧线。

郭老师名叫郭柏林,是父亲以前的同事,比父亲小了整整10岁,可秉性、言谈、喜好都像极了父亲。

近些年,父亲总以这样的方式陪伴着我——在与郭老师这般与他相似的人身上,在那些与他共同探究过的文字里。

郭老师说想起我的父亲,我又何尝不是?每次见到与父亲容貌、体形相似,或是喜好一致的老人,总会莫名亲近,忍不住上前搭话,拉家常。

近两年县作协组织采风,从探古寻迹到查旧阅新,郭柏林老师常给我指点,帮我拨云散雾。这场景,多像父亲还在时,总想着把满肚子的学问都倾囊相授给我这个小女女。后来他日渐年迈,我见识渐长,他觉着力不从心了,他开始尽力扩大熟人圈,遇着学识高的人,就赶紧拉着我介绍:这是小女,喜欢文字,您多提携。这时,父亲言语谦卑,神情却自豪,他以我为荣,生怕错过让我学习进步的机会。

还记得父亲骑的那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,是他的儿子早就淘汰下来的,也是他出门带的唯一值钱的物件。他微驼着背,裤腿胡乱挽过膝盖,头发谢顶了,耳朵两旁还依稀倔强着几根白发。他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梭,骑车左拐右扭,我担着的心提到嗓子眼里,只恐他一不留神磕着或碰了。就这样一直一直看着,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父亲离开我三年有余了,可那些与他一同研读史料的时光,那些他为我引荐师长的片段,总在不经意间浮现。仿佛他从未走远,仍在某个角落,用他独有的方式,继续陪着我。

## 不再是孩子了

胡春良

一位同学发来微信说妈妈去世了,她很痛苦。她妈妈和我妈妈相差13天去世,我深知她的痛苦,我们聊了很多。她说:“我们都不再是孩子了。”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,令我潸然泪下。

我们老家对生死有这样的说法:一茬赶一茬。说的是一代人走了,就轮到下一代人了。所以,父母在,就是我们的守护神;没有了父母,我们就只能直面死亡了。

老妈是5月4日凌晨走的。没有妈妈的家,空空落落,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想起去年端午节,我去养老院看妈妈时,特意把她带到超市,让她想吃什么自己挑。老妈很开心,选了许多喜欢的食物,结账时,她突然拿了几个棒棒糖,说是“还要”。

自从家里有了二宝,我的生活有了全新的改变。

每天回家,二宝早早地就在门边候着了,眼巴巴地望着我,扑到我的身边。来不及换衣服,就得先把这团柔软温暖的肉肉抱在怀里。亲热够了,二宝才会挣脱我的怀抱,乐颠颠地跑到一边,自己玩去了。有一次,我外出两天后回家,二宝见到我,扑进我的怀里呜咽了好一阵,那副因孤独寂寞而备感委屈的样子,真让人心疼。

二宝名叫年糕,是女儿带回家的一只银渐层短毛猫。它甜美的外表、温顺的性格、优雅的气质,满足了我对宠物的一切想象。年糕有圆圆胖胖的小脑袋、清澈如水的大眼睛,但最让人喜欢的还是它的性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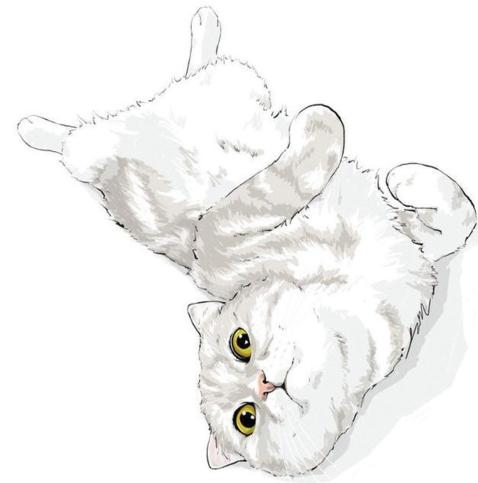
年糕猫如其名,甜甜糯糯,颇为黏人。常常是你在哪里,它就跟到哪里。你走来走去,它就在你脚边绕来绕去。你坐下了,它就在你身边卧着。你回房间了,它就在门外守着。你在书桌前工作,它就跳到你面前,脑袋一蹭一蹭,蹭到电脑上,或者卧在旁边的椅子上,静静地陪着你。你带回家什么东西,它都要着急上前检阅一番……时时刻刻,身边这个真实的存在熨帖着你的心,让你忘记了孤独,忘记了无聊。

年糕又是很独立的。没有人的陪伴,它同样自得其乐。一根皮筋,一个纸团,它也玩得不亦乐乎。它卧在阳台上晒太阳,蹲在窗台上看风景,专注而长久。它时而上蹿下跳,飞檐走壁,时而把自己随意放在一个地方变成摆件,一摆就是半天。家里的犄角旮旯,它无所不至,每一个地方,都可能成为它的领地。

年糕最大的优点是随遇而安、识时务。姐姐给它剪指甲、擦眼屎、清洗耳朵的时候,它总是乖乖地听人摆布,即使被不小心弄得不舒服了,也只是轻轻地叫上一声。夜晚,把它独自关在房间里,它会一声不吭地睡一夜。它从不声嘶力竭地表达诉求,就算饿了渴了,它也会静静地等待。

## 嘿! 你在这儿!

一羽



它似乎明白,属于它的,迟早会得到;不属于它的,闹了也没用;躲不过的事儿,就不要躲,乖乖接受就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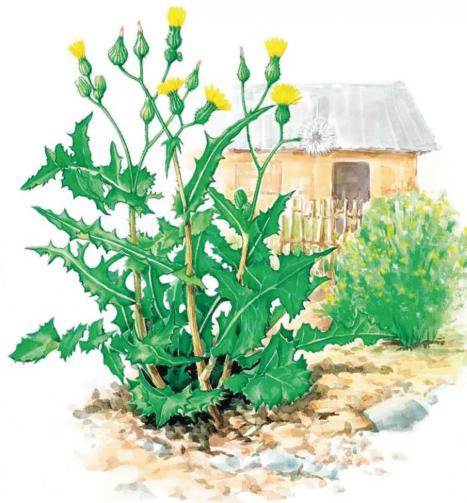
猫本来就是一种千娇百媚、富有灵性、惹人爱怜的小动物。在我心中,我家年糕的好是说不尽的,它带给我的愉悦更是难以描摹。无论它干什么,或者不干什么,我凝视它时,可谓眼角眉梢都是爱,情不自禁就要夸一句:“你真可爱!”

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宠物的幸福不过如此吧。它奔跑,它跳跃,它如闪电般窜到你的面前,出其不意地来一个袭击;它一会儿在这边,一会儿在那边,这个欢快的小精灵,时时惊你一下。

“嘿! 你在这儿!”我喜欢跟年糕打招呼,看它每一次回眸、每一次转身,都会有一朵花瞬时在心底开放。

## 苦菜情

贾贵卿



当我拎着两大袋从家乡捎来的苦菜,行走在省城的街道时,我分明像是拎着故乡的田野、晨雾,和她弯腰驼背挖苦菜时的身影。

苦菜是堂妹捎来的,自从母亲离世后,村里的亲人们每年都会给我送些自家地里种的时令菜蔬,也送从田野里挖来的新鲜野菜。

苦菜是前一天挖的,堂妹在微信视频里说,她第二天来省城办事,正好给我捎带些苦菜。她说时,南风正吹拂过田野,被雨水滋润过的苦菜苗绿意葱茏,锯齿片的翠羽正从根部向四面八方匍匐开来,一株挨着一株。她拿着铲子,麻利地铲着肥壮的菜苗。根部的乳白汁液浸过她的手指头。

这景象,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夏日,跟在母亲的身后挖苦菜。那时候,微风是自由的,云朵是洁白的,田野里到处生机勃勃。母亲教我在草丛里如何认识苦菜苗、如何掐断根茎、如何一把一把码进柳条篮的情景恍如昨日。母亲总说:“苦菜虽苦,却是清火的好药。”我们的手上满是苦菜汁液的褐色痕迹,可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期待。

解开两大袋苦菜时,一股特有的清苦味扑鼻而来,带着故乡的泥土、带着故乡的露水、带着车里的热气。我急忙把苦菜倒地下摊开,看着锯齿状熟悉的叶片,仿佛又嗅到了故乡的味道,见到了故乡的风物。

苦菜,堂妹在家已经拣好了,剔去了老根和黄叶。直接焯水,失去野性的苦菜在青花瓷盘里变得温柔翠绿。夹一筷子送进口里,微苦过后,便是淡淡的回甘。“谁言其苦,甘之如荠。”原来这独特的味觉记忆,早已镌刻在我的生命里。

这两大袋苦菜,跨越山水,来到这里,它不仅仅是山野美味,更是将来自故乡的牵挂,化作了舌尖上那一口口微苦回甘的滋味。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